

睡蓮

滕固作



MG

I 246.57

345

這樣的新潮永遠震撼

滕固作

文壇的彈弓末緒清新

爽意的小品，的培是實了

若溪星啊！五四的成績

睡就僅于此嗎？又人們！改

蓮愛你的小風器！讀者的

需要是時代性的刺激的作

品啊！

懷疑老人談



3 1763 9858 8

自記

這篇初稿，原來不止這麼幾頁，因為種種關係，尤其有不利於發行的衷苦。存擱在亂書堆中差不多一年有餘，連自己也記不起曾經寫過這篇東西。

這次遷移，偶然檢了出來，正巧芳草書店問我索稿，於是粗粗地把牠看了一遍；並且把那些難以發表的關節和處所，一

起刪削了去。所刪的部分實佔全書的大半，所以緊縮得擠湊得不像樣子了。由量的減少而至於質的變色，雖然自己也覺得有些可惜呢。

這篇東西在十七年初春開始寫的，那時還在南京某校裏教書。那時期裏生活異常不規則，時而回到若干年以前，時而憧憬着未來；飢寒，奔波，憂患則環迫而至；尤可笑的，自己躍入那個俏皮的圈套裏，在無力地作似是而非的追逐。有一天，課畢，走到學校附近平倉巷一帶，站在枯了的高原上，遠山，林木，屋宇疏落地浮到眼前來，在那悲戚的色調裏隱着自己不相諧和的微響。遠遠火車的汽笛當刺進耳朵時而車

站，列車，車廂的一角，鐵道，長途也同時鑽集到心上。回上海去——才這樣想如同真的回到了上海，因為關於上海的近聞也被勾起了。於是抱頭回寓，開始寫這篇東西，但不久又擱置了起來。

後來續寫下去，時寫時輟，在這一年的初夏才寫完。那時白塵來京，我便請他校閱，預備把牠出售。白塵看過了後以為書店裏怕不收受，要是不修改的話。關於這一點即有幾個處所干犯得太利害，自己也就覺察了，只好把牠再攔起來。

自己寫的東西最怕再讀，因為發見了粗率淺薄的時候，至少要連接三四天的沮喪；說到修改，更缺乏這種勇氣。不是

有用的胚子到底不會成器的，這同刪削而不是修改，也就是這個原因。

爲了沒長進沒出息終於悽然地投落在像退伍兵三個字的陰暗裏。過去有些像煞是歡樂的經驗之泡影，現在只留下冷冷的譏刺；當頭迎上來的無非是那個龐大的否運。這算不得奇突呀！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原沒有多大的用意，刪去多少，也可說是把罪惡隱匿了多少呢。

不自中意甚至羞與再見的這小冊子，論理早該毀掉，另外有些曲折當然更沒有附加或贅說的必要。

一九二九年七月某日 作者

太陽已經直對着同南的玻璃窗，窗裏的人似乎還在追逐消逝了的甜夢，懶洋洋地翻了一個身。於是一陣疲倦的吟呻和着銅床的綢綳轉動底聲響，衝破了這躲在都會之一角的微弱的光寂。她一手揉着朦朧的眼，一手在床頭壁上摸她特置的電鈴，在遠處果然起了低微清晰的鈴聲，隨後被一聲「來了」所

截斷。於是門被輕輕的啓了，一個傭婦提進一隻火爐放在床前。

她又靜止地休息一下，溫度漸漸高漲了，傭婦替她披上大
衣，才充分地表現她的暇豫，慢慢地着她跳舞。到了下
床，傭婦才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遞到她的面前。

——他昨天幾點鐘來的？她一邊看着信問：

——五點鐘。

——你說我到那兒去了？

——我說同女朋友出去了。

——你打水去。再打個電話到祁少爺公館裏；不在公館

就在他的公司裏，說昨天對不起他，今天請他在家守我，我就來；再打電話叫部汽車來。

那傭婦即刻送上水來，又匆匆下樓去了。她便移動那綿軟無力的身體到梳洗台前。在梳洗台的鏡子與玻璃窗旁的着衣鏡及門旁衣櫥上三個鏡子裏面互映出這間房子裏的一切。

她仔細偵察牆壁上蜜色的灰粉與金色的花紋有無脫落，看那盞乳白大盞燈上有無灰塵；看壁上的鏡框，那是外國上等金色木框配裝的幾位世界著名藝術家小像，在下面還簽了她不能識別的他們底姓名。這個是使她莫明地崇拜的偉人！她極審慎的看牠的位置有無變更；還有一隻小而精緻的鏡框，是掛在較

低的位置上，這個是他最愛的，據說那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穿着武裝，因為他同時也是個英雄，曾打過仗，所以他是那麼威武而又瀟灑！至於他的名字，是叫——啊！她似乎有些記憶不起了！她再看一切乳白或淡青色的木器上有無斑污，：

……

她洗漱了後，檢出香粉，香蜜，胭脂，眉刷，口紅逐件地在臉上周密地加工了一番，使那本來的些微缺憾隱藏到脂粉中不能辨別。然後又檢出燙髮鉗，傭婦來說一切都預備好了，她便急忙的要燙頭髮。

當她把一隻燙鉗舉在手裏，將要向頭髮裏插進的時候，通

通地起了一陣樓梯響，響得有些怕人！那聲音是超乎尋常的急促，並且是忙亂；還有一陣呼聲隨着上來，逐漸近了，才聽出那是他弟弟的聲音在叫：

——姊姊！姊姊！……

她在鏡子裏看見她弟弟在那麼匆忙的面色裏滲露出多少欣喜，兩手背在身後，喘息着，微笑着，兩眼釘住她在鏡子裏的臉。意思是有一個使她急於要知道的事在他的掌握中，而故意不讓她知道的樣子。

——羽純，什麼事？

——你猜？

羽純撒嬌似的歪了頭問。他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一副天真的態度還沒消失。他又背轉身翻開手裏的一張報紙假意地在讀。她將眉峯一縐，半嗔半喜的問：

——快說！到底什麼事？

——姊姊！羽純又笑了，停一停又說：——你說薑豈沒有信息了，可是現在，他做了革命軍師長哩！

她似乎被這個可喜的消息所控制着，呆呆地看着他弟弟的面孔，什麼也不會說。羽純也這樣想，知道她是那麼驚喜了，他不願再用那種突如其來的話使她驚喜不定，便搶前一步說：

快說到什麼地方？
我們中國
有信息了
沒有

要去革命！

——姊姊，你看，——他送上報紙——這不是？我，也

頓時他將年來對於革命的同情和熱望盡量地循流着自己的全身而至於要衝出脈膊的樣子：頭高昂着，腰挺直着，似乎力量也立刻增加了起來。可是他立刻又氣餒了，眼看着他姊姊的面孔轉得鐵青，死板地漸漸難看起來，接在她手裏未看的報紙，也被捏得沙沙地響。忽然她勒圓了一雙眼，把手一指，一張報紙橫飛過來，羽純急忙躲過。

——革命去？！你去送死！

羽純是知道她的脾氣的，見她發怒也就不再說什麼，只餘

GG
姊姊你看
這不正是我
也想去革命
去！

一肚皮怨氣，心裏莫明其妙地在胡思亂想：爲什麼告訴她這個消息轉要被罵？然而不敢上前去問，默默地轉身退出了門下樓去了。

羽純去了之後，她將燙鉗擲在一邊，撲身倒在左邊的一只沙發上，心裏一陣陣在跳，自己勉力壓制這個躍動，用手按住胸口，上身又伏在沙發的靠手上，眼睛抵住地面。在一兩分鐘之後，心的震蕩平靜了，四周緊壓的空氣也像解除了；忽然那張報紙的紙角像牠自己會爬動似的爬進她的眼角裏來，並且在那紙角上放出奇異的光彩，像指揮刀的鋒芒，像動章的輝光，又像……總之，那是有最大的吸引力存在着，尤其像吸鐵

石而地變成一枝小針，她迷惑於那吸力的偉大，不敢也不知是不想反抗，便降服了，——自願被吸引了，於是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觸着那紙角。

報紙握在手裏，心又勃勃地跳個不止，自己憤怒地用拳頭搥着自己的胸膛，跳動果然平靜了。展開了報紙，每一行字都爭先地竄進眼來，結果什麼也看不見。到彷彿看見那「董愷」兩個字時，眼皮又覺得沉重而黯澀，不敢開視，於是那兩字又一閃地飛了。大約又過了一分鐘，她驚訝地叫了：

——啊呀！

後來便聽不見什麼聲響，她默默地像個大理石的浮雕，一

手撐了下頷橫臥在沙發上，一雙眼睛釘住了屋頂，報紙又慢慢地從手裏溜去，舒適地睡在她的腳前。這時她僅着一件蜜色羊毛襯衫和短褲，隱約地顯現出她肉的均勻，發達，而知道她是個健康並且具有都會女性魔力的女郎！但她現在被某一種東西所迷惑了，不過決不是因為看了報紙的關係，因為她自己決不承認啊！

——小姐，汽車，…… 傭婦立在門口，見了她的樣子，囁嚅着不敢說下去。

——不要！ 不要！！ 不要了！！

傭婦有些詫異，小心地退了下去。她抬起頭四面去看，

一陣空虛的感覺觸着她，恍惚有件什麼悲哀的事被提起了，鬱鬱地想哭；但是她不會的，她覺得哭是示弱，而她不情願示弱，雖然這兒只有自己一個人。於是她勉強地立起來，自己遲疑而在態度上却像肯定的說：

——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那會是他！

這是一種甜蜜的安慰，夠安慰她自己了，她又向梳洗台前坐下去燙髮。不過今天像例外地燙得不好。別的不說，就是那左額眉上的幾絲頭髮，也故意洵氣，平常祇要將末梢夾在鉗內，輕輕捲幾捲放下，便自然成個渦旋，俏皮而美妙地貼在額上；今天，左燙右燙，總不成個形，不是那渦旋不整，便是

下垂得過長，結果吊在肩上像一條蟲！

——娘娘！娘娘！她竟忘了電鈴，氣急地叫。

——小姐，什麼？

——汽車呢？

——汽車，……來過了；因為小姐不要，駛回去了！

——我不要？

她氣憤的問，但「要」字的末尾聲音逐漸緩和了，因為她慢

慢地想起似乎有這麼一回事的。於是說：

——那麼，快叫牠再來！快！快！！

——但他剛在來時就說，今天要請小姐付錢，因為賬過多

了！今天還……

頓時不加思索，解下她手上的手錶。

——快！！快去營！！

她縮着肩在房間裏來回踱步。

坐在汽車裏，她捉緊了自己的思緒放在那位那少爺身上。在腦子裏刻畫着他的小影兒，摹模出他的漂亮，他的舉止，他的闊綽，以及對自己的愛情……啊！確實的，在這里，他是一個如何可愛的人！在這里，自己是如何幸福的人兒呀！她將同一切去驕傲，彷彿地她已成爲愛的王國裏最尊崇華貴

的皇后了！

——至少，我不是失敗在誰的面前！

於是她卑視一切地自己在這樣想。剛才在家裏的一切不安，煩燥，顛倒，都擲諸九霄雲外！你看吧，現在她坐在汽車裏是如何舒適而又表示出尊貴啊！再也不像剛才那麼弱促得如同猴子一樣了！抬頭向左首一看，——這個抬頭是這樣的：將頭微微一動，使眼睛剛剛從帽沿下透出一線，射到那兩扇鐵門上。其實，在別人或許還不會見得她動過。像這樣端莊妙曼的動作，才足以象徵她底高貴呀！——果然是那兩扇黑漆金花的鐵門了，便蹬一蹬腳，同時莊重而輕巧俏皮地叫

聲「停！」汽車便煞住了。

汽車夫來開車門時，突然一種背謬的思想襲擊了她，定教她想：假使這門口有兩個雄糾糾地持鎗的……

——你去請那少爺出來。

她不願意下去，這麼輕輕地向汽車夫說了，腦筋裏就又昏亂了，倚在靠背上，沉沉地將自己沉在一種特殊的氣氛中。

不知是什麼關係，她突然似乎在心裏生氣，睜開眼憤怒地看着那個人，——我們猜起來當然那是那少爺——在她聽見他叫了一聲「亞犀」之後。

——亞犀！你下來坐坐可不好？那少爺又笑嘻嘻的說。

她，——現在我們也 她亞犀吧，——亞犀一雙眼睛睜得挺圓地，似乎深怪他不應叫她的名字；然而叫她什麼呢？在這時候，就是叫她一聲小姐，叫她一聲女士，也還是會給他一付白眼的呀！那末還有什麼稱呼呢？「密司」也不是她現在喜歡聽的，「你」，更加討厭了，……或許她聽到「我愛」兩字會歡喜吧？不，那是火上加油地惹她生氣了！最後只有一個方法，我們把亞犀所接受別人對她的稱呼來看，那只有一個「睡蓮」了！然而要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這個人……叫她一聲「睡蓮」，這怕又是一件萬分危險的事？

是個初夏的晚上吧？在遠東飯店的屋頂花園裏，同董覺

互相依偎着坐在簾椅上，面朝着跑馬廳，看那曠曠來往的幾個疲瘁的人影，馬影，藏在那金紫而濃重的餘暉之下底灰黯而陰濕的空氣裏，一個一個向更遠處消逝了。看那最後行將爲黑暗所吞食的幾絲霞光，也成爲一付苦笑的色彩了！晚風因而將一盤冰似的月兒吹上來，在他倆一回頭時，世界頓然又全變了！董愷突的從身後攬住她的腰，如半推半讓地隨着他站起向東披風踱了幾步，兩個爲一種無形的東縛所束縛住的潛伏力，不山地澎漲了！董愷低聲說：

——到房間裏去吧！

——現在這裏景緻多好！下去做什麼？她故意裝作不

理會似的說。

然而她隨着董愷走進了房間了。

在他們吃着咖啡的時候，董愷低聲笑着說：

——你先洗澡嗎？

她不會答應，然而浴盆裏放好了水的時候，她一轉身毅然向董愷看了一眼跑進浴室去了。忽然又轉身探出頭來說：

——愷！不要來胡鬧啊！

就像哄孩子似的，董愷也儘笑着不答，門就輕輕掩上了。過不到五分鐘，隱隱從鄰室裏傳過一陣淅瀝淅瀝的水聲，在這水聲裏，含有無限的神祕底感覺透過他的全身。董愷興奮地

站起來，鎖好房門，向浴室走來，他把虛掩着的門輕輕推開，她忙的把身子沉下水去，用兩手蒙了臉，尖聲地囁：

——不要來！不准來！

——你爲什麼不關起門來？董愷更走近些說：——亞

犀！你不要拒絕了！你這樣一身豐美均勻而合度的肌肉，正該給我這愛好藝術底人鑒賞啊！

——胡說！快出去！不要你鑒什麼賞！她將水潑向他身上。

——亞犀，不要噪，我說句正經話，——他真正經他說：

——前天不是說要送你一個名字？現在有了！看你嬌盈盈

地裸露在這清水裏，真像那六月裏的蓮花睡眠在湖水裏啊！

就在平時，你那嬌態嫵媚的樣兒，棉軟無力的姿態……已夠像個睡眠着的蓮花哩！不要再說現在了！……我送你一個名字，就叫「睡蓮」吧！

董愷那時僅着了一件汗衫一條短褲，所以一會兒，我們便聽到水的相擊聲，肉的相擊聲，低笑聲，喘息聲，和斷續地「睡蓮」聲，……而漸歸於無聲……

況且，郝少爺又那能知道叫她「睡蓮」呢？

她這時多麼厭惡自己這個「亞摩」的名字啊！她便也不願想到那種美妙悅耳的聲音，那聲音夠使她心跳面熱了，那叫

「隱匿」的聲音。當然，這在她僅僅一瞬就逝去的憶想，她只有拚命地躲過，轉眼向車門口看，他正在鞠躬致敬地要請她下去。

——那芳！你不要這麼嚕囂！上來坐！

啊！剛才那麼想像不過僅是想像啊！現在，那些又一堆破滅消逝了！你看啊，他那種笨頭笨頭的樣子，既沒有一些秀氣，又沒有一些氣概！倘使同……就同一般軍人來比吧，那英勇的精神，和這萎縮的形態；那緊密合身的軍裝，和這寬袍大袖的長衫，那精神十足的軍帽，和這垂頭喪氣似的呢帽；那黑漆的皮褲腿，又光，又挺，又精神！和這輕軟無聲

的中國死人式的鞋子！還有那重要的是背在身上的皮帶，那是一件更光榮更威風的東西…… 比起來末，就像一個是活人，一個是半死了的人！

——小姐！到那兒去？ 汽車夫問：

——問他！ 她氣憤地將臉一揚說。

那芳憚然不知所措，本來以為她要降臨是再光榮沒有的事啦！家裏什麼東西都預備好了，只等候她來；不圖她既不肯坐，而又是這付嘴臉…… 小心地坐在身旁正擬唯命是從的隨她去，但她又這麼說。

——到卡爾登好吧？

——隨便！——她還是氣憤似的說。

——那末，到……？

——好！——好！——不要再嚕囀了！

郝芳默默地不敢再作聲。

汽車開動了以後，兩人默默地沒有話說，亞厘的面孔，就像特地來和人淘氣似的鐵青死板着；郝芳呢，拉一拉呢帽邊沿，遮了目光想壓制下那股說不出的冤屈，免得再碰釘子。

可是他又怕，如此冷落了亞厘，將要受更大的釘子，嚕囀了半响，又想忍住了避免碰釘子的危險，終於斷續地發出他乞憐似的聲音：

「亞犀，……你到底……爲了……什麼？不要氣……」

——爲什麼！誰同你氣？

——好啊！你不同我氣就謝天謝地……

那芳喜得一面脫了帽子，身子在不住地動，各部都要變換個位子才好，——換句話說，他因歡喜而想發洩地動一動，然而又無處可措手足！可是他的話不曾講完，他的動作正在變動中，……

——不要做這些醜態！

一團喜氣頓然變做一團怨氣！那芳呢，目瞪口呆了。

三

車子向左轉個灣，不多時已停在卡爾登門口。亞摩下車後，不再像以前挽住他的手臂了，遠遠地離開着，似乎怕人認識她倆之間有什麼關係。可是偏在這時，她又聽見兩個熟識的人：——凌華和盧月秋。月秋是自己的舊同學，凌華偏又是董憶的好友，她們之間全都認識，並且全都知道，……亞摩

唯恐給他們聽見，搶前一步，右手插進那芳的左臂裏，並且轉身背向着他們去買了票，便直上樓去。她偷眼見凌華是進了樓下座位，一隻手才懶懶地從那芳的肘下落下……

忽然那劇場招待的制服，耀進她的眼裏，引起了多少聯想：那耀煌的金絲線，那貼緊地配身的式樣，那兩排密密地鈕兒……假使，再加上武裝帶，指揮刀，軍帽，皮綁腿，……要更加威武，威武得像個師長……不，是像個上級軍官！假使，在地這樣一個威武的軍官懷抱中……

她幾乎要打自己嘴巴，這真豈有此理，爲什麼要想起那些！於是端端地坐正了，息心靜氣的看戲。片子是著名的

茶花女，演員是范倫鐵歐和南津摩娃。當然，范倫鐵歐是她崇拜的對象之一，然而今天不能引起她如何地崇拜，尤其是那麼沒志氣，專與女人糾纏，不能創立功業而頹廢的樣子，瞧了使人不快！你看他在「四騎士」裏是多麼英武地着起戎裝！……這些片斷的思潮慢慢地引她離開了影片，逆帶想起樓下的凌華和月秋，剛才幸虧躲過了，不然又要提起他來！以前，他們倆時常在她家走動的，自從董愷去廣東，也就不常見了！並且，他們倆的認識，還是亞犀的介紹呀！啊！那是三年以前的事啦！在一個秋天，凌華隨董愷到亞犀家裏來，那時凌華是多麼可憐的一個青年！他失掉了他的愛人，

他每天要跑到吳淞海濱上對着海水去哭；一天不哭，便要發瘋。朋友們的規勸，是沒有用；大家爲他心焦，然而也徒然無益。董愷和他的感情在朋友中爲最厚，時時約他和亞犀在一塊兒耍。可是每當董愷與亞犀濃蜜情話的時候，他又背着人低聲地哭了！倘使被人發覺了，他便大發牢騷，數說他的愛人底過去，和他的失戀，不說到聲嘶力竭，是不會停止的。那一天，也正是凌華咀囁着過去的苦味向董愷亞犀訴說時，適巧月秋來尋亞犀，他倆便因此認識了。月秋在一旁聽了凌華的失戀故事，也不禁爲他滴下同情的淚。後來，他們漸漸熟了，凌華的悲傷漸漸爲月秋的溫柔賢淑的性情所軟化，並且知

道對於自己的同情，於是他們就成了好朋友，……說到月秋的性格，亞犀不禁悲從中來了！

那時——月秋和凌華相識的那年的冬天，董愷因為事業失敗，境况十分潦倒。亞犀呢，不知爲的什麼同他的感情也逐漸地壞了。據她自己後來說，也說不出爲什麼就變態，大概還是因爲她不能滿足自己的心意吧？何處不能滿足她的心意呢？這連她自己似乎也不得而知。總之，她是說他的性情有些兒變了，他的愛情不再如以前的深密了！在聖誕節的早晨，亞犀定做的一件大衣，要去取來；只是去取的手續上還有一百五十三塊錢要付，那一幕悲劇便因此而開始了。

——愷，你替我去拿呀！她的聲音是那麼嬌嫩地說。

董愷是一時沒有答覆，並且深深地作了一個悲苦似的歎息，然後說，並且也是那麼柔聲低氣地說：

——這次祇能請你原諒我吧！我的境況……你……

——什麼境況不境況！乾脆地說，你去不去拿？不拿

就算了！

她是那麼不情願看人家綳眉頭的，說什麼即刻就答應最好；要是略為遲疑一下，她是不十分情願的；倘使再綳眉頭擺苦臉，立刻要惹起她的氣來。當時董愷也不曾發怒，但他也不能忍耐，還要說話惹她的氣，真可算得是個笨人！他先在

鼻孔裏哼了一聲，說：

——算了？ 怎麼樣算了呢？ 我以前也不會……

——隨你！ 永遠「算了」也可以！

——永遠「算了」也可以？ 好！ 你能……

——好就好，就算了吧！

但是當董愷說「好！」與亞犀說「好就好，」的「好」之間，其用意並不是一樣，雖然「筆寫不去兩樣的「好」字來。

亞犀並且又感嘆地而忿怒地補上幾句：

——我說的，這不是一次了！ 你要發生什麼念頭呢？

儘管明白的說呀！ 何必如此呢？ 哼！

董愷立時臉紅氣急地指着亞犀說不成話地說：

——你呀！你！……良心！……

——放屁！她大叫起來：——誰沒有良心？你這樣誣辱我！你簡直不要臉！

董愷氣得面孔鐵青，他氣喘了半天，但不曾講出一句話來，就忿忿地向樓下跑出去了。（現在，我們要知道一件小事情，在前五天，亞犀初次認識了郝芳。）……

平時董愷每天來的，從此一去有幾天不會來過。直到二十九日晚上，亞犀預備赴跳舞場去了，忽然董愷掩進門來，但她在覺到之後，扭轉頭裝作不見。

時間經過了五分，十分，她慢慢收拾好，從衣櫥裏取出一件新大衣，轉臉向董愷說：

——董先生！你是知道我取出大衣才來的嗎？那末，你也該知道，我不靠你董先生也有大衣穿呀！

她並且加上一個毒針般的冷笑，然後頭一揚，裹緊了大衣，挺着胸走出門去。

——你不能再聽我兩句話嗎？

董愷就像認着痛說。但她只哼了一聲，故意擺動腰肢，停也沒有停向樓下去了。當她坐上汽車，汽車開了有十丈遠，還隱約聽得後面有腳步聲在迫逐似的。

到三十日，月秋來了，她請求亞犀不要再拒絕董愷，因為現在的董愷同秋天的凌華一樣，他在凌華月秋之間，正同秋天凌華在董愷亞犀之間。她請求亞犀想想凌華那時的狀態便知道董愷的現在。月秋更爲她解釋董愷的處境，董愷的困難，然而一個字也不會擠進她的耳朵。在最後，她回答她一個堅決的回答：

——遲了！就是再恢復，也恢復不了破裂的愛情！我們的愛是永遠地斷了！

三十一日月秋又來，更詳細地向她解釋，亞犀還是那麼回答。於是月秋說：「愛情是永久不會斷的！你現在以爲永

久斷了，將來還會牽連着哩！與其將來……不如現在不要堅決到底的好！」可是那時候一個字也擠不進她的耳朵。

月秋整整勸了她兩天，終不得要領，在十三年元旦日聽說董愷空看兩隻手奔到廣東去了！

現在更想起月秋的心情真好，那時她的話也很對……

於是心裏又一陣煩亂，不知怎樣是好。祁芳在「旁東一句西一句地問，她有時點點頭或答應一聲「嗯」，有時睬都不睬，有時她根本沒有聽見。不知在什麼時候，忽然電燈突然亮了，大家都騷動起來，她也就隨着人潮向樓下走去。不知不覺到了門口，忽然有人在叫：

——亞犀！

原來凌華月秋在門口招呼她，她便獨自跑過去和他們寒暄了兩句就要走開，唯恐他們要說出什麼來。

——我還有要緊事呢，你幾時到我家來玩耍吧！

——好，我明天來！月秋也順她的意說。

亞犀一轉身鑽向人叢裏去了。



從卡爾登出來，郝芳知道要碰釘子，然而不能不問，湊上前低聲下氣地，和顏悅色地請教她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所幸是她怕凌華月秋還在後面，很平常地——就是不會在面孔上變什麼花樣地回答說：

——汽車呢？

祁芳急忙叫了一部街車讓亞犀上去坐定，然後很抱歉地說：

——出來太匆促了，不曾將我自己車子開來！……

——誰要坐你的車子！

可憐祁芳正同孩子吃到甜味似的忽又嘗到苦酒，不敢作聲，連到什麼地方去也不敢問。車夫回頭要問時，她左手一揮，車子便灣到靜安寺路上向東駛去。開到西藏路口，被對面紅燈一亮，車子停住了。她忽然想起大西洋好久不去了，便叫車夫開去。

實際上她真不知道是否是餓了，然而她不能使自己有一刻

兒安閒，菜單子送到她面前的時候，她看也不看，便說：

——每樣都要！

——好，但我只要一個……

——什麼？你不陪我？

——不是，我吃不了……

——不管！

——好，我就全吃，我就……

——酒！

——好，多拿酒來！

——是，是，是！……

這當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在這時候她要吃酒。從五點半鐘直吃到八點半鐘，弄得杯盤狼藉，酒潑油濺，也算雪白的棉毯遭了不幸，給她精污的不成樣子！她就醉眼惺忪，倒在一隻沙發上，眼釘着一張名人像片連一瞬都不瞬，面孔是紅着，嘴是張着。郝芳坐在一旁默默地吃着咖啡，不時講一兩句閑話。這房間裏是這麼靜寂，門外有些低語聲，笑聲傳進來。

忽然亞厘搖擺地從沙發上站起，握了一個剩有一半白蘭地的酒瓶，高高而搖晃地舉到那張像片面前。郝芳忙搶住她握酒瓶的手，制止她再喝。但她用一付奇異的眼光看着他，一

手擋過他的手，在嘴角上微微哼了一聲。

——你又不安穩了？！

郝芳無可如何，退到自己原位上，聽她發酒瘋。於是她嚴肅地，端正地，——雖然她身體有些搖晃，立在那像片面前，舉起酒瓶，喃喃地說：

——我知道你是個英雄，……雖然你不曾穿上戎裝！……來，來，……我敬祝你一杯……美酒！

瓶口放在嘴角上，將酒向口裏傾，而有一半從口角上流到衣上，滴到自己的腳上。過了一分鐘，在她對那像片靜觀之後，又舉起瓶子，超過了頭，嘴裏又哼着「英雄……戎裝……

美酒！……」然後又喝了一大口酒。如是三次，半瓶酒已經喝完，才頹然倒在沙發上，可是還舉起空瓶子儘向嘴裏傾倒，似乎還有什麼給她喝到。

郝芳將一杯咖啡送到她面前，對她說：

——這是一杯甜酒，你喝吧！

——甜酒？啊！我的苦酒吃完了，苦盡甘來，可是？

郝芳胡亂回答她幾聲「是」，一面開發了賬，一面打電話喚了自己的汽車來，便催她走。那裏去呢？郝芳自己不知道，又不敢問她。想送她回家，又怕她生氣。結果聽她的便，開了郝芳的汽車，迎着寒風，在馬路上兜圈子走，經過三

馬路，被一陣喧天的鑼鼓驚動了，她硬要到大舞台去看戲。

在花樓上選了兩個坐位，郝芳剛要坐下，她雙眼一橫，從鼻孔裏起了吼聲，郝芳乘勢欠了腰問她什麼。

——你坐？

郝芳更不明白她的意思，睜了兩眼向她着；她更生氣了，手一揮，暗示她的意思說：

——站在這裡！

這大概是因為要郝芳充任她的僕役吧，她無論如何不肯和他同坐。這次郝芳可有些兒生氣，但被她幾個堅決的命令一叫，再一想她是喝醉了，也就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筆直

地立在她身後，像個男僕，引得樓上觀客全向他注意。於是那芳眼向着戲台，動也不敢動，四周都是鋒利的針芒啊！

戲僅看了一齣「天女散花」，到演「斬子」的時候，亞犀跳起披了大衣就走，後面跟着一個那芳。

出了戲院，坐上汽車，再兜一個極其暢快的圈子，從三馬路到愛多亞路，直駛黃浦灘，再折入大馬路，時間已在十一點鐘後了。這時候在亞犀往常不過剛進跳舞場，今天像是忘記了跳舞場似的，儘這麼胡攪一陣，弄得那芳頭昏眼花，身心交疲，實在有些忍不住，不得不再冒險問她的行止。所幸她的酒因被風吹醒了一些，不曾發怒地說：

——我……今天不回去了，……

——那麼，……旅館裏去？……

一個聯想引起他的沉潛的意念，乘機試探了一句，雖然是那麼戰兢兢地問，但其中抱有多少熱望啊！而亞犀竟這麼平常地，不曾思索地答他道：

——好！

在一天疲乏的最後，得到這最後的安慰也不虛此日的辛苦！——祁芳的精神頓然煥發，順便叫汽車夫轉灣，那又是西藏路橫在眼前。車到一品香，祁芳要停，亞犀伸頭向遠處一看，忽然心中不知一陣什麼感覺，祇模糊地蒙了自己的思考，

向那芳說：

——不！前面……

那芳不知所以，怔了一怔。亞犀見他如此，立刻就要擺出面孔，還算他眼快，立刻向車夫說：

——前面！

車子開不了遠，忽然聽她一聲「停」！
那芳才知道她要「遠東」。

五

一走進房間，雖然並不是那一年那一個房間，可是牠的狀態設置與以前還相彷彿！這是一種難過的回憶，但有什麼法子？這時她的酒也醒了，被一種潛在的衝動所激盪，她將那過去的輪廓存在腦裏，而隱沒了那清切的一切；她只想獲取那過去經歷上的一種快感，——僅僅在快感上，其餘的一切只好

付之遺忘，可是在遺忘中還留着一個淡淡的追逐的陰影！

她如法泡製，使茶房去放了水，然後轉身向浴室裏去。當一手帶上浴室門的時候，勉力地向祁芳獻一個媚笑；但一轉身一股空虛的涼氣逼上心房，自己覺得有些噁心，剛才的熱望不覺退減了許多。所幸浴盆的熱水使她又興奮起來，而祁芳的頭也探進門來了……

這次她却做了主動，這真使她自己非常難過。而「聊勝於無」的觀念緊握着她不讓放過，她就不得不被屈服。在祁芳，當然欣喜如狂，一隻發見了羔羊的猛虎似的恨不能立刻扯破身上所有的衣裳。可是這個形狀映進她的眼底，當然立即

會生出一個比較，而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屬於不好的一方面的，就同適纔一進浴室時一樣……不過，她立刻又興舊起來，勉強忘去這一些，向那過去上想，希望得些好的印象。這似乎可能的，在她深沉於那甜蜜的過去的中間的時候，她果然使自己更加興奮而忘去了現在。

但水聲觸醒了她的知覺，一個現實的肉體接觸着她，倘使她不是神經混亂的話，她會明白這不是理想呀！真的，她不曾神經錯亂，她明明白白的看見，明明白白的這是一個現實的邵芳！並不是理想裏那過去煙影中底他！同樣在一個比較下得到個結論，這個結論，是覺得粗俗，愚蠢，笨拙，醜陋，

……總之，她的理智早被一種心理所佔據，所以她滿感覺到一種厭惡！於是一陣噁心幾乎要嘔出她的心來，就同勉強吃一種已嫌其臭而不能下咽的東西一樣。立刻之間，覺得他的肉都是腐臭了似的，從身上將他推下。……

——為什麼？那芳驚慌地問。

——我突然的肚子痛！有病，不能夠……她勉強地這樣說；並且爬了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快快穿起衣服吧！

於是亞犀不再作聲，跨出浴盆，檢起浴衣披上，抱了自己的衣裳向臥房裏去，順手帶上門，——雖然那外面並不能鎖

起，她要盡量做到避躲的可能處。

郝芳走出浴室，亞犀已經披上大衣要走。他問長問短地不休，亞犀緊皺着眉頭不理，最後不耐煩地說：

——我現在萬分的難過！不要再囉嗦！

轉身開門要走，却被郝芳一把捉住。問她那裏去，她說回家，郝芳即刻去叫了部汽車來親自送她回到家裏，然後垂頭喪氣地退了出來獨自坐在汽車裏在滬西冷寂的馬路上奔馳。

亞犀回到家裏，並不會驚動誰，因為她每夜回來總是很遲的緣故，她自己是帶有開門鑰匙在身上的。進了門，就叫郝芳回去，獨自又鎖上了門，便向她母親房間去。在未進門的

時候，聽見她母親同誰在講話，便在門外停了步。

——我以前就說過，他的相貌很魁梧，將來有作爲！

唉，可惜你的……她的母親不會說下去。

——雖然三年了，我還記得他的態度，他對我真好，就像我的哥哥似的……皮氣也溫和，我記得媽媽那次病了，他服侍了一個禮拜沒有回家哩！

在羽純的聲音之後，她母親又加上一個歎息，在亞犀心底深處也答應了一個歎息，立時眼裏熱辣地灑下淚來，似乎感覺到一陣孤寂。這樣她覺得自己大不中用了，便拭了淚推門進去，她的母親還在說：

——……三年不見，……便做了師長……

——媽媽，你的眼眶怎麼這樣小！一個師長算得上什麼東西！況且是不是他還是問題。他那樣人，莫說做個師長；做軍長，做總司令，也不值得我一眼呢！以後請不要講吧！

她的母親當然料想不到會碰到她來，當時笑了笑，教她坐在床沿上——因為她母親是已經和羽純睡在被裏了——一面問她笑着說：

——誰要羨慕他做師長？不過羽純說起他，想起以前的事講些廢話；偏偏給你這個尖耳丫頭聽見！你當然聽不起，

將來你的……怕不是軍長也要是個……什麼長……

說得羽純格格地笑了。亞犀也很鎮定地，談笑自若，沒有一點煩惱情狀。不過年紀大的人，總有些顧前不顧後，一些廢話講講又要重複過來的，她的媽從問她的行蹤便講到起居寒暖，因而又講到疾病；從一般的疾病講到自己的疾病，而又追溯到過去的疾病，在過去疾病裏最足紀念的當然是董愷的看護。於是她又說：

——他這人真是不錯！想起我病的時候！……

這不獨是她老人家如此，在亞犀又何嘗不想起自己病時他那般勤的看護呢？她何嘗不是在心裏回憶着：「想起我病的

時候……」呢？雖然她是那麼說：

——媽媽！不要再講那些！他的虛偽的態度多哩！
那都是他騙人的手段！

她的母親又知道說錯了話，便頓口不言。房裏便靜寂起來。羽純還沒有忘記早晨的事，默默不敢作聲；亞犀也想不起什麼事，便興辭退出。出來後彷彿還聽見她媽在說：

——唉！想起我病的……

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第一件鋒芒似的觸進她眼睛的是那張躺在地板上的報紙。她恨極了，用鞋跟狠命地踏上幾踏，恨不能將這張報踏成白紙；並且使同樣的報也全都變成白紙，

從所有看報人的眼裏。又看見那個小鏡框，一掌打在樓板上。這位外國也有名的會打仗的文人也算倒了霉！繼而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說：

——這那會是他？

果然，這種安慰代替了安眠藥水；不過那僅是三分鐘的事，而這一夜，……

這一夜的詳情我們不要管了吧，免得煩擾了我們清晰的腦筋，因為那是她在無常地反覆着。只有一個簡單的報告，那夜裏，有一付死了似的呆板的肉體，儘帶着使人嫌惡而至作嘔的色調，儘晃在她的眼膜上一直到天明。

六

亞犀一覺醒來，同昨天的辰光差不多，歷歷想起昨天的事，彷彿一場噩夢。這噩夢像是過去的幻影，但真切地認明了現在，現在仍是那噩夢的持續啊！她不禁一陣顫慄，連起身的勇氣都沒有了，懶懶地深思那一切：將來究竟怎麼樣呢？這簡直使她自己害怕！將來好像是一枝大樹，她由這現在實

際底一個枝上要攀上那另一個希望底枝上。但是，現在這個枝子，她既不願一顧，急欲離開；而對於那一個枝子又不願去仰求攀援，只望牠自行低降下來！可是牠怎能自行低降下來啊？……她可不要踏空而墮在地上？現在的問題，一個是到底要不要急急離開這個枝兒？一個是如何得上那個枝兒？——倘使不須自己去攀。

在一陣混亂之後，她的腦波裏依舊不會得個結果。傭婦却推門進來了，進來的使命，是報告有兩個客人來會。客人是凌華和盧月秋。

她急忙從床上起來，收拾了衾枕，檢藏了地上的報紙，便

請他倆進來坐下。他倆來的動機，雖然是昨天無意中的約會，而另一件事却不由地想借此來說一說，所以在他們談話不到三分鐘的時候，凌華便借故地問：

——董愷最近的消息知道嗎？

——他有什麼消息呢？亞犀一面用梳子掠着頭髮，很不經意地反問着。

——他新近任革命軍第×軍一師師長哩！

——唔！竟有這樣的造化？她說話的聲音是那麽輕飄飄地表示出不曾驚異甚至瞧不上眼的態度。再轉過身來，和月秋並肩坐下，向她問些別後的狀況，音調也還是異常的溫和

親切。最後月秋又反問她一些狀況，便接近到那一個問題，而就這麼問下來了：

——你對董愷的事感想如何？

——感想？她的口音帶些滑稽：——這怎能發生什麼感想呢？我聽到這樣消息，等於在天上看見一朵流雲，在田裏看見一根青草，在街上看見一個閒人，在書本上看見一個普通的字，這是平常到無可平常的地位，教我發生什麼感想？月秋，你或者以爲我見他做了赫赫師長，因富貴榮華而有動於中嗎？

——不，不！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那末，我不會有什麼感想！因爲自從他去了以後，我的態度，始從如一；不會因他做了一個什麼師長而就改變了我對他的態度呀！

月秋知道自己的話有了語病，即忙向她解釋說：

——藍厚，你千萬別要誤會，因爲我另外有些意思向你說：在黨遷到廣東去之後，曾有幾次信給他——月秋指着凌華。——在信裏他還時時問起你，同時他又說要努力奮鬥，所以我們想，他雖然是去了，他是不忘你的，並且因爲你而努力！他是始終在愛着你呀！現在，他的努力已經有一步的成功，我們想你對於他將要諒解了吧？倘使你能諒解的話，

那末你們的愛情將有復活的希望！我們倆，感受你們倆過去的熱愛與扶助，得有今日成功，無一日不想以同樣的熱忱使你們已破的愛情重新完整，離散的幸福再度降臨！……這是我們的一些愚忱，你當能諒解？

在這意思的本身怎樣，我們不去論他；但她的熱忱是可佩的，她的態度我們不得不被感動的；何況亞犀是身當其境？實在的，她是感動得要落下淚來，竭力忍耐着才向月秋說：

——這些事都是過去的雲煙啊！還有什麼說的？不過他，……

這真是難說，不能將自己的話推翻啊！她雖想用一個

「不過」急轉直下，轉過自己的話，然而良心上在人面前是轉不過去的，她不能不暫停一停，然後說：

——不過，他這樣奮鬥成功，在除了愛情從剩下過去的友誼來說，我讚賀他，祝福他，……別的我沒有什麼……

在這同樣的空氣裏，各人所感受的却不同。凌華和月秋是感覺這個空氣過於悲哀，因為這是一幕悲劇！在亞犀，那又進一步多感一層痛苦和焦急，雖然她是照樣的鎮定安靜。

月秋還不曾消除了自己的意見，她說：

——不能這麼說，愛情與友誼有深密的關係！沒有友誼，愛情建築在什麼地方？愛情是友誼的昇華，他不是單獨

發生的呀！你能保存對他的友誼，就能恢復對他的愛情！

亞犀，你不要固執，我們倆願竭力爲你們恢復……

——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事情是不可能的呀！

我和我的愛情是已經決裂過了，我不能沒有我的人格！

——這談不到人格……

忽然門開了，闖進祁芳來，大家便立時默然不作聲。亞

犀用普通朋友的形式爲大家介紹了，月秋致問似的向凌華看一眼，凌華也輕微地一笑表示答覆不錯。再說了幾句話，凌華使了個眼色，月秋也站起告辭要走。亞犀再三請留，但他們恐怕有所不便而決定走了。房間裏就僅留下他們兩人。

——病好些嗎？

——……………她不會答覆。

——今天怎麼樣？

——……………

——怎麼你不睬我？

——今天請你不要來，快點回去！你在這裏僅給我一些壞的印象！……………請你快點去吧！

——為什麼？……………我沒有一點什麼壞意……………

——一切不管，只請你現在走！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來？……………

——我會來看你……

那芳頰然地去了。亞犀鎖上了門倒在沙發上去做她的好

夢。……

這是可能的呀！郵差會敲開門，送來一封信，那是情書。三年愛情的破裂，再同一封信便又重圓。革命軍不久會到上海，革命軍裏帶來了她的愛人……她將可以出入軍中，千萬的士卒將向她舉槍致敬！榮耀啊！那糾糾英勇的氣概，着起那戎裝，武裝帶，皮綁腿，指揮刀……而擁抱！

唉！白日的幻夢，多麼容易破滅飛逝啊！

七

這兩天她完全迷惑了，將那幻象疑爲事實，終日在盼望着。雖然在各方推想起來，許有實現的可能，然而無情的蒼天竟不能如她之願啊！祇若是不敢來了，凌華月秋以爲來也無益所以沒有上門，她獨自在家靜坐，靜候那一個渺茫的好音。她自信，昨天那個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那希望的枝兒

會自動地低降下來迎接她的呀！所差的，不過是時間問題。

那天，在她的熱烈待期已將疲倦的時候，却給她一個興奮。她隱約聽見樓下在問：

——有人嗎？……江亞犀女士……

這一種口吻，她彷彿聽慣是郵差的老調，雖說她不常與郵差接觸，這是可以猜度得出的啊！況且，聽覺報告她，剛剛又發現一個聲音，那是腳踏車被放置時候，輪機和水門汀碰擊的剗然一響。這個，確實地證明了那來人是個郵差！倘若

是郵差，她直覺到決定有那封信，不會是別人的信！似乎別人的信就不會在這時候來的。她一面答應着樓下「來了」，

一面急忙找圖章，因為她又推想到，那封信絕不是平信，不是快信就是掛號呀！那末圖章一定要用，否則跑下去又要上來，徒費時間信還看不到眼，豈不着急？……凡此種種，她都早早想週到了！

——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她問。

——福餘百貨商店……

——什麼！

——福餘……

亞犀頓然如同被冰水澆身似的啞口無言，從匆促的在樓梯上下奔的步伐裏停止向下一看，那來人像變戲法一般一瞬間從

郵差遞個一個夥友！她再沒有那樣的興致，慢吞吞地踱到下面接受那人手裏的條子說：

——今天來做什麼？

——小號一向是陽歷計算，明天就是年底啊！

——哦，……共有多少呢？……

——你自己看看，是三百五十元……？

——你去，明天我送來！

她不管來人說什麼，轉身上了樓，一股怨氣無處發洩，因而遷怒到那個娘姨，她為什麼不去接過條子，使自己受個沒趣？拚命按電鈴，却跑來個羽純，他說：

——娘姨去到王家送信借錢去了，沒有回來哩！

她淺淺地勾起一些愁緒，閉了眼睛在默想，不久樓下又起了同樣的聲音，她這次再不高興去接，因為在潛伏的希望裏，要是真的來，在不希望中而竟獲得，要更值得欣喜哩！果然，她不去接，羽純自會送上來了，不過，結果是一樣，曼麗西服店的賬單又來囉！

事實在逼迫着亞犀啊！她將不能不捨去希望而應付目前的困難了！就是他有錢有勢，錢不能現在用，勢不能現在施，有什麼用？現在目前唯一的問題，只要有錢；勢，現在用不着。那末，唯一的道途，是仍舊要……

——唉！…… 亞犀也深覺着金錢勢力之逼人而感歎了。

在何晚七點鐘光景，她降格地坐上黃包車來到祁芳的家裏。當祁芳驚異地握住她手的時候，她就給他一個婉妙的微笑。當然關於解釋這兩日不見他的緣故，和使他重行恢復崇拜的熱忱底術數，她自有充分的修養，無須我們爲她焦心。只要看她輕輕的幾句話以後，祁芳便心服情願的竭力奉承她，就知道她的術數是奏效了。雖然他不能盡量除去懷疑，而現在已使他無懷疑的餘暇啦！在她每一句話裏，都能夠製造出他一個新的歡喜，他就在這不斷的欣喜裏漸漸地墜入一陣薄霧中了。

——不過，我的煩惱是不斷的，在精神上的壓迫除去之後，會再來另一個壓迫的！唉！我永在壓迫的勢力之下掙扎着啊！……這就是人生！人生爲的什麼？

果然激起郝芳的焦急，他一把拖住亞犀倚在自己懷裏。

——我的好亞犀，你千萬別要再那樣煩悶了，你煩悶起來，第一是我倒霉！希望你將你的煩悶告訴了我，我總有方法替你解除的。你的事可不就是我的？

——哼！她微哼一聲，停了一下又說：——但是，……郝芳在聽她下文，而她不再講下去，眼瞟着那窗外夜色，很像不禁愴然欲泣的樣子；接着，又長歎一聲。

——亞犀，亞犀，你再不要這個樣子！你說，你說，你有什么困難儘管向我說……

——但是，這個我不能同你說，我情願担負這困苦在我一人的身上！否則別人將以我爲何如人！我不能以金錢污我的人格！雖然那不過是一兩千塊錢！我也是在困苦裏過慣了的……

在那芳聽了她的話的時候，我們不能說他直接就答覆出下面那句話來：他確也在心裏生些狐疑，就像對於路上乞丐數說他的痛苦時所生的懷疑一樣，但立刻被他的熱情，——或許是他那時不顧一切了——所克服，而說：

——啊！這也算一件什麼壓迫！老實說，我早爲你預備好了！你爲我而那樣耗費了許多金錢，理應由我負擔……

——請你住口！她像發怒地說。

——你不要氣……亞犀！

——你要明白，我並不是來向你敲詐的，你這麼說，你眼裏還有我的人格嗎？

——啊！我錯，我錯！——他自己打着嘴巴說——

不過，這是我一點誠意，你不要誤會！

——你的意思，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我預先聲明。

——是的，是的，不過以朋友的名義借給你……

——不要再講這些！走走！上天蟾去！

郝芳也不再向下說，披了大衣，開出汽車向天蟾去了。

至於這天到天蟾舞臺以後的事情恕不詳細敘述，因為她自己都不願回想，在那晚以後。在我也得願全人家將所沒落的身分，所以不願多寫，讀者也許能原諒吧。況且這個故事還沒有講完，並不是寫到這裏就算完結了呢！

八

在清償了年底債務之後，那是十五年最後一日的晚上了，亞犀忽然想起明天是他去廣東底三週年紀念啊！安知他沒有信來不是因為自己預備回上海而不寫了呢？安知他不是要適在三年將滿的那一天回來呢？這麼一想，自然一夜的好夢直到天明！

天明了不久，她就起身預備出去，這簡直是從來所未有的事。驚得她母親跑來動問：

——你這麼早起來做什麼？你要……

——我有點事，您別要管！今天是陽歷元旦呀！

——陽歷元旦？哦！說起陽歷元旦，董愷，他不是這天去的嗎？整整地三年啦！她自言自語地說。

——怎麼又提起那個死人呢？他死也要死化了灰了，還說他做什麼？

她母親又知道說錯了話，默默地退去。她自己也就出門坐車子向黃浦灘去。可是到了黃浦灘，不由她不失望，她

想：——他從那里來？這許多碼頭？不得已去問旁人，據說今天飯後有一隻從廣東來的船，現在沒有。她又到北車站去，因為她想：——怕他已離開廣東？或許到了別處，不從海路來呢？

在車站上，下車來的人有如潮湧！她立在收票員的身旁從上午到下午一點鐘，並不見有一個像他的人。她又趕到船碼頭去守候，迎接人的，被迎接的確實不少，可是直到旅客下完的時候也不見有一個模樣相仿的人啊！最後的希望，是他已經到她家裏而轉在候她了。在這希望湧現之後，立即像是已發現的事實，忙坐上車子奔回家去。她從車上跳下，急忙

踏進門去，各房間裏都找過，可也找不出一些變動，或者有一隻旅行箱。

可是她心還不死，他以前對她那樣地多情，那樣地迷戀，爲了她那樣地努力，——月秋也這樣說——想來不會不來吧？是的，她似乎還有希望，希望是未來的事實呀！於是她每天看看報紙上的新聞了，知道革命軍離上海日近，她心裏的希望也似乎快要成爲事實了。可是一直知道知道革命軍實在已到了上海，一陣巨大的震撼，驚動了每一個人的心意；而她的他還不見到來，或差個武裝的護兵送封信來。但她還不會怎麼失望，有時雖也有恐怕的思想，可是這不吉利的想像會立即被自

已打破而仍奔赴在希望上。

報紙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行踪。後來只記載着什麼關於工人糾察隊繳械的事，還有許多什麼關於黨的問題也喧鬧着，因而使她失望到不願再看報紙了——不，不是失望，只疑惑他不曾來到上海，失望的是報紙上沒有他的消息，不如靜靜的守候吧！

一天，春光透得充分濃厚的一天，再耐不了那無邊的寂寞，便一人出門在那滬西靜寂的馬路上漫步。這時，她不常去找祁芳了，除在有所需要的時候。所以她每每獨自的閑遊，倒使她期待的心歸於專一。她從霞飛路回東，預備到華

鵲路法國公園去坐坐，一個人聽着自己的脚步，看着自己的鞋尖默默前進。忽然幻想在她心裏打旋，倘使現在有個他和她挽臂同步着，那將成個如何甜蜜美滿的境地啊！倘不是爲怕路人見笑，她想狂哭一陣，高呼一陣，發洩出她所有的抑鬱……

太陽已經西垂，約在四五點鐘的辰光，路上三、五個閑遊的人，也像走向公園去似的，在疎閒地徐步。可是最惹眼的，是一男一女聯臂同行，但亞犀的眼總是不屑地向他們一顧，意思是：「要是他來和我同行，看誰的威風？」而他們還是麻木不仁的沒有感覺……亞犀真覺又好笑而又好氣。

華龍路已橫在面前，便一轉身向公園的大門走去。迎面兩行翠碧的街樹將接連成一片了，夕陽映在樹葉上，就像洒上了一層金水。左首一個法國小學校的學生底喧呼，已隱隱逼近耳鼓，她略略注意，知道已走到環華路與陶爾斯斐路的交點上，她向西一看，倘使沒有汽車，她將穿過馬路去……

——那是誰？

就在回西一看的時候，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除了這個人——所以她注意到了。不然，她是不會注意這樣的人呀！因為拿她的身分而言，至少得着一套漂亮西裝才有被她注視的可能。雖然那人也是着一套西裝，只是一套髒腳西裝

罷了！蹺腳西裝的價值比不漂亮的長衫還要低！這是上海的實在情形：倘使一件唧噥夾袍與一身蹺腳西裝同時送進當舖去，就使西裝比夾袍還要新些，可是當舖裏的朝奉的手祇願接過夾袍而無暇顧及你的西裝！着長袍的人，就使袍子不十分好，但不見得窮，因為中國人有錢不一定穿在身上的；至於穿西裝的假洋鬼子，沒錢時不會着西裝，着西裝是爲的漂亮，西裝而不能漂亮，可見得雖想着長衫而亦不能，其窮也就可知了！亞犀注意到這位着蹺腳西裝的朋友，那真是因爲路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緣故。不過她一看之後，便舉步向對面去了。但據她腦筋上的印象的報告，這位朋友似曾相識，不

過，「那是誰？」不由她不轉過頭去復看了一眼。

他那套西裝，不獨整脚，並且破舊而污穢。一雙龐大的黑皮鞋，禿禿作響，表現出他的窮態也可說至乎盡矣！頭上莫說呢帽，連草帽都沒有。頭髮亂蓬蓬的，至少有兩三個月不修剪了；嘴唇上下的鬍鬚，毛刺刺地像一塊板刷，尤其顯出蒼老與困苦！領帶雖是黑的，可是已變做灰黃而歪在一旁；領子軟而且黑，像是舊貨攤上的東西！至於他的面孔，雖然蒼老一些，似乎還依稀認識……不過，「那是誰？」她儘低着頭想。

像在傲夢，但她覺得不是在夢中；那末，思想真能令人迷

糊，越是熟識的越想不起來……

——哦呀！

她忽然醒悟，全身突然顫慄起來。這是什麼一回事？

真的？假的？這是真的！確定無疑的！那末報紙上……

……

她不由不站住了，轉過臉去再看一眼，確確實實地，那人也轉臉向她看着，並且是那麼認真驚訝而漸變爲狠毒地向她看着，一雙黑大兇暴的眼珠真有些怕人！她慌忙轉過臉來閉上了眼睛，並且頭腦昏沉了半晌，再也不敢回過頭去。

她走了兩步，自己振作地揚起頭來，吐了口氣，平靜了自

已胸中底跳躍，才安慰着自己似的在心裏說：

——我原說，那個，那會是他？

她自己覺得全身舒爽了許多，一切的煩惱，從此可以永遠斷送，斷送得遠遠地不再死纏她了！她一點不覺得悲傷，就像一件因希望不得而煩惱的人，頓然希望斷絕，倒反覺得安然了！

不過她再走了兩步，忽然一縷抖顫的呼聲鑽進她的耳朵，像一隻細針似的直刺到她的心核上面：

——睡蓮！ 睡蓮！ 睡蓮！……

那是多麼響亮的聲音呀！

亞犀鼓着勇氣再回轉頭去，——啊！在那里呢，那位穿着怪脚西裝的朋友？

——完

一八，六，二二，刪存。

○新俄的婦女	○交響曲般的詩歌	○風鈴	○再他	○愛的臺門	○畸形的愛	○歧路	○罪惡的花	○版再一個狂浪的女子	○墮落	○一個人的結婚	○紅花	○我所尋找的女人	○戀愛的藝術	○訂婚與結婚
論著	古詩選	小詩集	長篇情詩	長篇情詩	情書	中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何盈譯	沈竹坡輯	胡行之著	洪爲法著	陳伯吹著	陳伯吹著	陳白塵著	陳白塵著	陳白塵著	杭炎甫著	章克標著	黃中著	滕剛著	曼儂著	沈雄編著
一角六分	三角五分	實價三角	一角五分	實價三角	五角五分	實價二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五角	三角五分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版出店書草芳口路馬四街平望海上——

◎芳	◎新	◎她	◎秘	◎抒	◎死	◎脂	◎東	◎交	◎我	◎愛	◎饑	◎三	◎我	◎金
	社	的	密的	情	的	地			所	人		小	的女	總
草	資	情	的	文	戲	獄	流	流	遇	的	悔	姐	學	集
	學	書	日	選	劇				到	女			們	
									人	人				
雜						梅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詩
誌						特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詞
						林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集
						著	說	說	說	說	說	說	說	
白	沈	C	C	曼	鄭	黃	黃	時	萬	無	白	白	麗	黃
刃	雄	女	女	曼	重	中	中	英	華	名	鳳	鳳	華	中
主	編	士	士	儼	合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編	著	著	著	輯	譯									
籌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備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版出店書草芳口路馬四街平望海上——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年八十國民華中

1 — 2000册

分五角四洋銀售實

3C

16.57

5